

《歌尽桃花》独家珍藏版

震撼上市！

精心修改

两大全新番外

带你重温穿越风潮

从别后，忆相逢，几回魂梦与君同。
今宵剩把银釭照，犹恐相逢是梦中。

歌尽桃花

下

GeJin
TaoHua

靡宝·著

MI BA O
WRITI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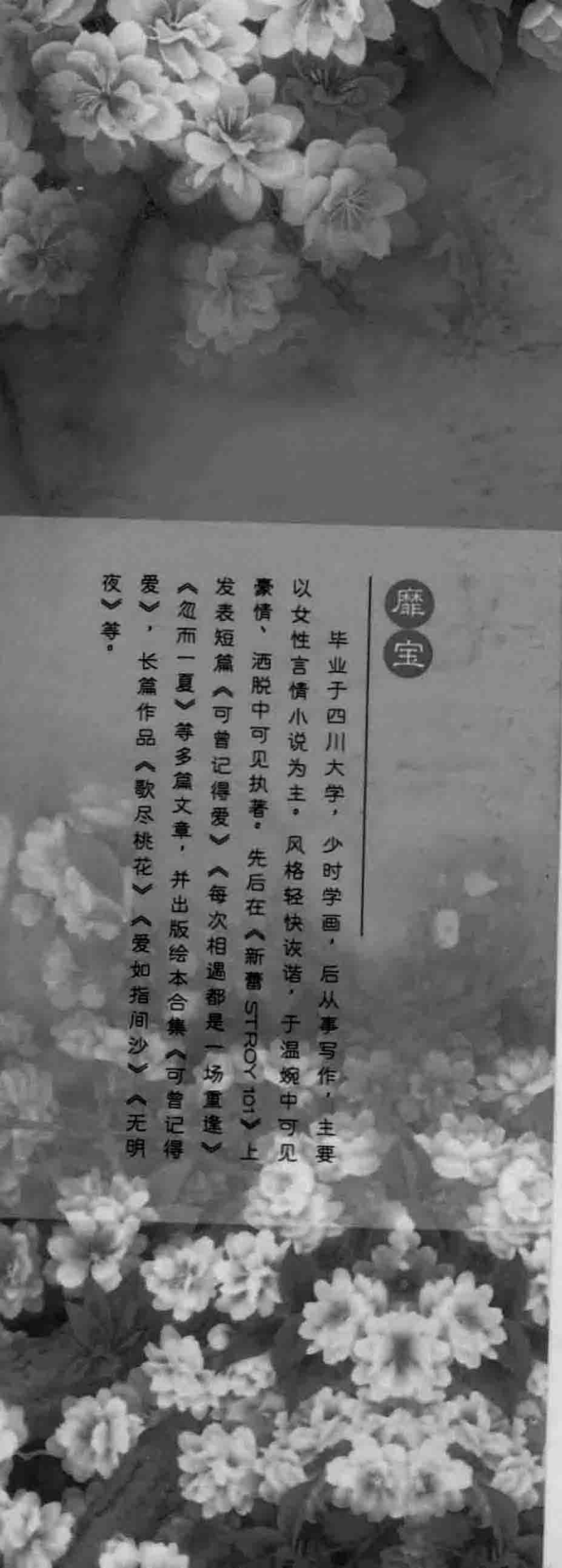
团结出版社

歌 卷 桃 花



Ge Jin
Tao Hua

摩宝·著
MUBAO
WORKS



靡宝

毕业于四川大学，少时学画，后从事写作，主要以女性言情小说为主。风格轻快诙谐，于温婉中可见豪情、洒脱中可见执著。先后在《新蕾 story in》上发表短篇《可曾记得爱》《每次相遇都是一场重逢》《忽而一夏》等多篇文章，并出版绘本合集《可曾记得爱》，长篇作品《歌尽桃花》《爱如指间沙》《无明夜》等。

聚石文华
www.jshwbook.com

责任编辑：郭强
策划编辑：白阿丽
特约监制：杨慧君

封面设计：

Yao
YAO HUIJUN



【卷三】 疆场篇

繁华的西边城，承载了我年轻时的梦想和爱情，也记载了我的失落与悲伤。我在这里成长，也在这里承受伤痛和离别。如今我走了，那个人则永远地留在了这里。

第十七章

「策马奔腾的同时，还要学会悬崖勒马」

哪里出了错？

“……赤水一战，过度劳累诱发了毒性。因是中毒之后的第一次发作，开始我们都没察觉……十天前遇刺，伤也不是很重，后来却莫名其妙地越来越厉害，以至恶化，来不及通知你，他就……”宋子敬的声音微弱地颤抖着。

我俯下身，轻轻地抚摸着那熟悉的面孔、那飞扬的眉和那深潭一般的眼睛，还有那笑起来有几分顽皮的唇。

滚烫的两滴泪落在我的手背上，紧接着又有两滴落在那人灰白的脸上。我急忙伸手去抹，触到他的脉是死寂的，他的皮肤是冰冷的。

这熟悉而又陌生的人是谁？

“这不是萧暄！”我开口。

众人惊骇地注视着我。

我直起身，平静地对宋子敬说：“他不是萧暄！我二哥比他要好看得多，鼻子比他的挺，嘴唇比他的薄，身材比他高，比他瘦。这个人是谁？长这么丑，这么矮胖，难看成这样也来冒充我二哥？”

“敏姑娘……”宋子敬震惊而又伤感地注视着我，“他的确是王爷。”

我微笑着摇头，“你们骗不过我，他不是！”

“敏姑娘，你……”宋子敬的眼里终于有了担忧，他大步走到我的面前。

我继续微笑，胸膛里有什么在翻涌，猛烈地往上冲，原本就紧张的呼吸几乎中断。

好难受啊。我按住喉咙，为什么不能呼吸了？

宋子敬神情一震，一个箭步冲过来，扶住我软倒的身子。我跪在地上，死死抓住领子，张大口却喘不过气，肺部好像突然罢工了。

“吐出来！吐出来就好了！”宋子敬的手在我的背上用力地拍着。

喉咙里似乎有什么东西松动，滚烫的液体争先恐后地涌上来。素白洁净的奠台被鲜红喷溅渲染。

我只觉得浑身的力气都随着这口血而彻底离开了肉体，身子无力地滑落，视线越来越暗，很快回归一片寂静的黑色。

那还是在离开京都北上的途中。

月色很好，流水潺潺，山林被暮色笼罩，静静地沉睡着。

我同萧暄肩并肩地坐在溪边，两人都脱了鞋，脚浸在水里。清凉的溪水流过我们的脚背，夏虫在身后的草丛里低声鸣叫。静谧安逸的夏夜，我们这样坐着，久久无语。

忽然有一点暖黄的萤光亮起，一闪一闪，飘飘荡荡贴着水面低低地飞。很快，又有一个光点加入，第三个，第四个……星星点点，仿佛有一张串了宝石的网笼罩住我们。

“以前见过吗？”萧暄问我。

我点头，笑着说：“萤火虫，是萤火虫！”

小小的虫子，在夜色中闪烁着迷人的光芒，梦幻耀眼，像一个个打着灯笼夜游的小精灵。

我同萧暄说：“我很笨，又不用功读书。但是有几句诗，我却记得很清楚。”

我念给他听，“爱，你永远是我头顶的一颗明星，要是不幸死了，我就变成一只萤火虫，在这园里，挨着草根，暗沉沉地飞。黄昏飞到半夜，半夜飞到天明，只愿天空不生云，我望得见天，天上那颗不变的大星，那是你。但愿你为我多放光明，隔着夜，隔着天，通着恋爱的灵犀一点……”

萧暄久久沉默。

我耐不住，扭头看他，“你倒是评价几句嘛！”

萧暄勉为其难地说：“这是诗吗……”

我扫兴，板起脸。

萧暄又很给我面子地补充道，“不过非常感人，情真意切，朴素自然。”我这才满意。

我们俩的脚在水里轻轻地荡着，萤火虫伴随着夜虫的鸣叫轻轻飞舞。有一只胆大的小家伙居然振着翅膀飞到我衣角上停住。

我欢喜地看着它，却又不敢去碰，怕惊飞了小客人，于是便转头过去招呼萧暄来看。

可是身旁空无一人。

我一惊，急忙站起来。

月色忽然隐去，偌大的山林回归黑暗，我什么都看不到，树林的阴影，溪水的波光，萤火的星点，虫子的叫声，全部隐没在黑色之中。阴寒的气息从四面八方渗了过来，浸透了我的衣服。

恐惧笼罩着我，我大声呼喊萧暄的名字，可是没有回音。

我在虚幻混沌之中奔跑，黑暗没有尽头。周围似乎潜伏着不明的生物，都在暗处虎视眈眈。

脚下一不留神踩到什么东西，我狠狠地跌在地上，有什么尖锐的东西刺入我的人中。

我痛苦地哼了一声，睁开眼睛。

“醒过来了！”

孙先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。

我只觉得胸腔里气血翻涌，非常难受，不由挣扎着坐起来。

云香急忙过来扶住我，轻拍我的背。我张口又往盆里吐了一大口血。

老天爷，胃出血？

品兰和觉明两个孩子还在场呢，被我这一口血吓得齐声尖叫。

“没事，受了刺激，一时血不归经。好好调养就是了。”孙先生并不把这当回事。

我吐完了，胸口也空了，又觉得气短，无力地倒回床上。左边胸膛一股蚀

心剜骨的疼痛顺着经脉蔓延开来，疼得我紧皱眉头，眼泪从眼角滑落。

两个孩子扑到我床头，约好了似的扯着嗓子大哭。

“敏姐姐你怎么了？敏姐姐你说话啊！”就像有三千只鸭子在我耳朵边叫着。

云香的声音也带着浓浓的鼻音，“小姐，你昏迷一整天了，吓死我了。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可怎么办啊？”

桐儿凑过来说：“人参汤已经熬好了，大小姐还是喝一点吧。”

我听着烦得很，翻了一个身。只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都让我头昏眼花。

云香道：“你心情不好大家都理解，可是你病了，药总得喝吧？”

宋子敬后来也过来了，苦口婆心地劝我，“小华，你总得吃点东西。”

我依旧不说话，紧闭双眼，只恨耳朵上没多长一对开关。

众人劝了许久见我不应，又不敢强迫我，只好作罢。宋子敬无奈地说：“让她先静一静，理清一下思绪也好。”

桐儿和云香忙把依旧吵闹不休的两个孩子哄走。

我累得很，耳朵里嗡嗡响，什么古怪的声音都钻进大脑里，头晕、恶心、发热、四肢乏力，肚子当然饿，我又不是机器人。可是什么都不想做，就想这么躺着。最好能什么都不思考，什么都感觉不到，成植物人或者死掉就干脆了。

我一连两天不吃东西，终于惊动众人，引得所有认识不认识的人都轮番上场游说劝说。我这才知道自己居然是这么重要的人物。

我不是矫情的人，可是实在觉得疲倦，只想好好睡一觉，实在没力气去应付这一系列的人和事，连一根指头都不想动弹。

累，真的累，从去赤水开始就没有停止过劳累，觉得生命一直在奔波中消耗。就在忙着其他事的时候，身边许多东西已经擦身而过了。

我依旧躺着，时睡时醒。宋子敬按捺不住了，强行给我灌了人参汤。高烧之下喝什么都是苦涩的，我皱着眉头还是买了他一个面子，把参汤吞了下去。

云香一直守着我，晚上就睡在旁边榻上。她同我说话我爱理不理，她老是唉声叹气，弄得我既心烦，又愧疚。

后来郑文浩来找她，本是好意想借佳人苦难之际施以关心和援手，结果反被她当成靶子，一通炮火狂轰滥炸，最后灰头土脸地走了。

宋子敬知道与我说话犹如鸡同鸭讲有沟无通，转而劝慰云香打起精神，说她这样我会更消沉。

云香听了宋子敬的话，点了点头。而且刚把积压的情绪发泄了，愁容未消的脸上已是一片红晕。

自那日后，她不再叹息个没完，而是找了本书在我身边念给我听。她知道我的爱好，专挑市井故事八卦新闻，我听着听着，也觉得精神好了点。

晚上大家都睡下后，我反而清醒过来。睁着眼睛看着眼前的黑暗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不知道为什么成为这样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也不知道自己将来打算怎么做。

只是明显感觉到身体里空了一块，胸前一个血淋淋的大洞，呵，低头一看，五脏六腑，独独少了心。

心到哪里去了？就连自己也搞不清。

麻木，似乎从指尖开始往四肢蔓延，身体失去知觉，等待着连意识也这样沉浸在虚无空间。当大脑也不用思考的时候，大概一切苦恼就没有了吧。

黎明来临时，我才渐渐睡着了。

睡着了好，幻觉之中，总有人来到我身边，轻轻抚摸我的脸颊，亲吻我的唇，那个拥抱是那么深厚而温柔，那个触觉又是那么亲切而真实，一切都美好得如同我原来的想象。

想象中什么悲伤的事都没有发生，所有人都平安健康快乐。还有那个人，他会歪着嘴笑，带着孩子般的顽皮。

徘徊了三天，我的高烧终于退下，转成低烧。胃口稍微好一点，也肯主动吃东西了。虽然不觉得饿，可是看到我多吃一点时云香等人眼里的欢喜，觉得这样也好。

只是还不想说话。

我都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。脑子里空空的，嘴巴除了吃东西外就不想张开。不想对外界有什么回应，就想一个人缩在自己的小世界里。

我的低烧反反复复一直好不了。孙先生束手无策。

这其实只是心理原因，云香可以将郑文浩一通臭骂，我却不能也没这力气找个对象发泄情绪。憋着，自然只有通过反复发烧来排解。

只是开始掉头发，洗了头，一把一把地落，梳子上缠满了。我都觉得这些头发搜集起来可以织布了。

云香大惊失色，忙找来首乌芝麻核桃等等给我大补特补。我体谅她的苦心，

配合着吃药。

宋子敬在我可以起床吃东西后，终于稍微放心了一点，不再一天来三五趟了，而是把精力放在公事上。这样一来，云香又有点失落。

她同我说：“希望宋先生能多来几次，可是那意味着小姐的病加重了。我是不是很没良心，很恶毒啊？”

这个单纯的孩子。

云香给我梳头，梳着梳着忽然停下来，把掉落的头发捡进一个盒子里。

她低声说：“王爷……还一直没有入土……”

我看着铜镜里的她，无声发问。

“我也不清楚。听说查出来是赵党派来的刺客，军士和百姓们义愤填膺，都嚷着要报仇。于是抬棺进军。”

我垂下目光。可怜的萧暄，死都死得这么不安生。

当天夜里，云香睡下后，我悄悄起身，去找宋子敬。

因为有人通报，我才走到王府门口，他已经匆匆迎了出来。他一脸惊讶地看着我，“你怎么来了？一个人来的？怎么不坐车？”

我看了看他，没有说话，径直往里走。

尽管这样，宋子敬的眼里和脸上的惊喜却还是十分鲜明的。

“进来说。早春外面冷。你今天都吃了些什么？身体还有哪里不舒服？”

他本来是惜字如金的人，现在也被我给折腾得啰唆唠叨喋喋不休，我忍不住抽了抽嘴角。

宋子敬一见我笑，什么话都没有了，有点怔怔然。

我进了屋，见李将军和孙先生也在，都吃惊地看着我。也好，本来就是公事。

我从袖子里取出一张写满药方的纸放在桌子上，推到孙先生面前。

孙先生拿起药方，仔细一看，连连点头，“这个药，无色无味，溶于水中，服用者四肢乏力，产生幻觉，反应迟钝……而且药物在三到四个月后会排泄出体外，也不会危及后代。好好！既可以削弱敌方战斗力，又不伤我们大齐子民之身。”

李将军和宋子敬齐齐望向我。

我眨了眨眼，面无表情地别过脸去。孙先生已经珍重地收起了药方，向我

道谢。

我见此行目的已经达到，立即冲各位点点头，转身要走。宋子敬出声叫住我。

我有点不耐烦，用眼神发问。长时间自闭后现在还是不喜欢同人交流太久，觉得烦躁又劳累。

宋子敬慎重地说：“赵觉得知……之后，已经动手大清洗。京都众多同王爷有交情的官员都遭牵连，不少人已经下狱。郁将军已离开京都北上，我们不日就要起兵南下同他会合。”

我茫然了片刻，明白过来。终于要开始了。

“快了，”宋子敬点头，似乎在宽慰我，“苦难很快就要过去了。你一定要坚持住。”

我没听懂他话里的意思，我的苦难会很快过去？

打江山，尤其在没有领袖的情况下打江山，是很容易很迅速的事吗？

可我现在对他们的统一大计半点都不关心，敷衍地点了点头，转身离去。

“小华——”宋子敬追了出来，“我送你。”

我不置可否，看了他一眼，回头继续走。

宋子敬叫人备了马车，扶我上去。我在宽敞暖和的马车里寻了一个角落坐下，缩着身子，独自发呆。

宋子敬在旁边看了我许久，终于忍不住一叹，“你什么时候才肯开口讲话？”

我漠然地看了看他，又闭上眼睛。

“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接受不了那个消息。可是你这样子，他若在天有灵，一定会担心难过的。你也不忍他伤心吧。”

我翻了一个白眼。

虽然我是穿越人，可是我骨子里还是个无神论者，轮回报应什么的，口头说说可以，实际讨论起来全是放屁。萧暄即使有灵魂，他也一不会为这点事伤心难过，二很可能早就投胎去了，管我们是悲伤痛哭茶饭不思还是欢天喜地放炮庆祝。

我不想说话是因为我情绪低落，不想同人交流，不想应付繁冗的人与事，身和心超负荷运转遭遇大故障后需要停机休整一段时间。我管他萧暄知道后是高兴还是不高兴，他人都已经死了，人死如灯灭，没有思想没有感情。我照顾

一个死人的感受？我虽然自闭，可我还没发神经！

宋子敬讪讪然，不再说话。我在摇晃的车中又昏睡过去。

醒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床上，天已经亮了。

云香正在外面嘱咐前来看望我的觉明和品兰，“不许哭，不许皱眉头，不许乱问问题，总之，只能笑，一定要开心地笑。”

唉，真难为孩子，从小就教他们撒谎作假，又要他们保持纯真童心，这么两难。

觉明他们进来，果真脸上带着笑，围在我的床边喋喋不休地说着近来发生的趣事。

我漫不经心地一边吃早饭一边听，并不大回应。觉明说久了，觉得很没成就感，求助地望向品兰。

聪明的小姑娘似乎暗自下定了决心，同我说：“姐姐，我给你讲现在的局势吧。”

云香他们都一愣，急忙对品兰使眼色。可是品兰迎上我专心的目光，信心十足地开始说。

“南部三郡的灾民起义，现在已经蔓延到了四省。朝廷军队在南部节节败退，又多有疫病，军心涣散。而赵皇后协同丞相矫旨清洗异党，朝中目前已有六七位大臣去官入狱了。太子反对，却被皇后软禁起来了。宋先生他们明日就动身率军南下了。”

原来局势真的已经发展到这么白热化的程度了。赵党就等着萧暄一死，撕掉面纱全面夺权。而现在的燕军群龙无首，前途十分堪忧。

云香小心翼翼地问我：“小姐，你是想跟着去？”

我看着她期盼的目光，明白她放心不下宋子敬。我也想去，想看看赵党的江山是如何覆灭的，想看看那个人看不到的一切。

我点了点头。

当晚宋子敬登门来，“你想跟着我们？”

我点头。

宋子敬有点为难，“打仗并不是儿戏。”

我当然知道，可是我又不会真刀真枪上战场。

“我就是担心万一不能护你周全，将来无颜向王爷交代。”

反正那时候你已经死了，王爷他能把一个死人怎么样？

宋子敬无奈，对云香说：“你也不劝劝她。”

云香局促不安，“可是……可是我们都不放心。”

“你也想跟着去？”

“小姐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！”云香忙声明。

宋子敬拿我们没办法，终于退步，“可以是可以，不过一定得接受我们的安排。我会派侍卫来保护你们。”

我想了想，点了点头。

宋子敬一声叹，“你终究不肯开口说话。”

我不耐烦，咳了两声表示我声道正常。宋子敬被我弄得啼笑皆非，只好作罢。

男人真奇怪，成天嫌女人话多啰唆犹如三千只鸭子，可是当女人不说话时，他又比谁都急。真是横竖不是人，左右都不对，难伺候。

次日，我同云香登上王府的马车，随着浩浩荡荡的队伍离开了西遥城。

我本来只是呆呆地坐着，可就在车驶过城门的那一瞬间，猛地直起身子撩开窗帘，往回望去。

繁华的西遥城，承载了我年轻时的梦想和爱情，也记载了我的失落与悲伤。我在这里成长，也在这里承受伤痛和离别。如今我走了，那个人则永远地留在了这里。我们的故事就像一朵刚刚开放就凋零的花，永远留在了我的心底。

这个坎，我会走过去的吧？多年以后，也许我会回到这里来，抱着缅怀故人的心情，去看看他。

失去张子越，我如同孩子失去了心爱的糖果；失去萧暄，我感觉身体里就此少了一部分。

还找得回来吗？

我放下帘子，悠长一叹。

离城没有多久我又开始发烧，虽然只是低烧，可是整个人的精神很差，非常疲惫，头疼欲裂却怎么都睡不着。服了药，可是效果甚微。这个身体正被意志操纵着，用来发泄情绪。心已经不在，本来一概由心来承受的痛苦全部转嫁到肉体上了。

我怕耽误正事，不让云香告诉宋子敬，就这样一路颠簸到了营地，支撑着

进了帐篷，终于松懈下来，倒头就睡。

这样也做了好多个混乱的梦，嘈杂、彷徨，感觉到地动山摇。我艰难地睁开眼睛，惊愕地看到孙先生在我的帐篷里。

孙先生见我醒来，松了一口气，“你烧了整整一天两夜，把云香吓坏了。子敬他们忙不开，只好叫我来看看你。”

云香拧了冰凉的湿帕子敷在我的额头上。

我仍然很迷糊，现在是什么时候？外面好吵。

孙先生解释说：“仗已经打起来了。燕王以‘清君侧’之名挥兵京师。第一仗就告捷。”

啊，终于打起来了。

可是，“燕王以‘清君侧’之名挥兵京师”，这又从何说起？都已经大张旗鼓地把葬礼办了，还怎么打着萧暄的名义？难道找了个一模一样的替身？

孙先生回避我逼视的目光，“老夫不方便说。姑娘还是好好休息吧。”

我更是觉得这事蹊跷，转问云香。云香自己也有点糊涂，“小姐，外面的消息是，王爷是假死，就是为了激赵党放心出手谋反……”

我挣扎着坐起来。

假死？到底死是假的，还是找人假装假死？萧暄死了，我亲眼看到，亲手摸到。冰冷、僵硬，没有脉搏。我的手在他的脖子上放了那么久，一个人难道可以控制心跳？或者当初躺着的人就是假的？

我下床往外走，云香急忙拉我，“小姐你要去哪里？外面正乱着呢！”

我开口，声音嘶哑，“我要亲眼看看。”

云香又惊又喜，“小姐你说话了！”

我固执地往外走，“他人在哪里？我要去看看！”

孙先生反应过来，拦住我道：“才刚收兵呢，外面乱得很！”

我扭头直视孙先生，一直看到他的眼睛里，厉声问道：“萧暄到底死没死？”

孙先生局促不安地躲开我的目光，“敏姑娘，很多事我说不清楚。”

他的确说不清楚。我绕过他甩开云香，掀起帘子冲了出去。守在外面的侍卫吓了一跳，立刻拦住我，“敏姑娘，没有宋先生的命令，你和云香姑娘都不可离开帐篷。”

孙先生追出来，“外面真的乱啊！”

我问侍卫，“是宋先生的命令，还是王爷的？”

侍卫一怔，面露难色。

我急得已经出了一身汗，不知哪里来的力气，推开他就跑。

侍卫紧张地追过来，军营里果然正乱着，经历生死归来的士兵挤满了各处，战胜的喜悦充满了整个兵营。我听到他们在欢呼，“太好了，王爷回来了！”

“打得赵狗屁滚尿流啊！”

“好在王爷没事！当初可吓死我了！”

“王爷有天神护佑，自然不会轻易被那赵狗谋害死了！”

“这一仗可打得痛快！那赵兵简直像三年没吃饱饭似的……”

每多一句话传进我的耳朵，我就更紧张一分。我仗着身材娇小在人群里穿梭，侍卫一时追不上，又担心伤着我不敢来硬的。

当我冲到主帅的白色大帐篷前，气喘如牛，肺部尖锐地疼着，浑身的血液都在燃烧。

帐外的侍卫认识我，惊讶道：“敏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还病着吗？”

帐篷里本来还有男人们的说话声，这下突然安静下来了。

不对！

哪里不对！

我，我要去看看，好好看清楚！那个混蛋，到底是死是活！

侍卫为难，而又不得不把长枪一架，“敏姑娘，你不能这样进去。”

“让开！”我字字掷地有声。

“可是敏姑娘……”

“让她进来吧。”

我听到这个声音，犹如雷击，大脑瞬间空白，身子不觉摇晃了一下。

背着阳光的脸有些模糊，可是一双盛满柔情的眼睛却十分温润明亮，深深凝视着我，让我心底最坚硬的地方都开始柔软起来。

我一把推开伸手要扶我的侍卫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往里面走。

全是人，身着盔甲的将士们，身上脸上沾满干涸的血迹，粗犷的面容带着疑惑打量着我，然后很默契地让开，让开。就如同一个月前我初回西遥一样，我的面前让出一条通道，通向一个人的生与死。

那个人从首座上走下来，衣服摩擦发出轻微的响声，泥和血混合着凝结在